

四

072.51  
4554  
:4





跋文與可草書



李公擇初學草書所不能者輒雜以真行劉貢父謂之鸚哥嬌其後稍進問僕吾書比來何如僕對可爲秦吉了矣與可聳之大笑是日坐人爭索與可草書落筆如風初不經意劉意謂鸚鵡之於人言止能道此數句耳

評草書

書初無意於嘉乃嘉爾草書雖是積學乃成然



要是出於欲速古人云忽忽不及草書此語非是若忽忽不及乃是平時亦有意於學此弊之極遂至於周越仲翼無足怪者吾書雖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

論書

書必有神氣骨肉血三者闕一不成書也

跋歐陽文忠公書

歐陽文忠公用尖筆乾墨作方闊字神采秀發

膏潤無窮後人觀之如見其清眸豐頰進趨蹙如也

贊文與可畫竹

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能盡溢而為書變而為畫皆詩之餘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悲夫

又

風梢雨籜上傲冰雹霜根雪節下貫金鐵誰為



此君與可姓文惟其有之是以好之

跋文與可飛白

始見與可詩文及行草篆隸以爲止此矣旣歿  
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  
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  
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裊裊乎  
其如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緜  
緜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此而予乃今知

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 而其所以不知者蓋不  
可勝計也

跋所書清虛堂記

世多藏予書者而子由獨無有以求之者衆而  
子由亦以余書爲可以必取故每以與人不惜  
昔人求書法至拊心嘔血而不獲求安心法裸  
雪沒腰僅乃得之今子由旣輕以余書予人可  
也又以其微妙之法言不待憤悱而發豈不過



二  
哉然王君之爲人蓋可與言此者他人當以余  
言爲戒

跋文與可論草書後

余學草書几十年終未得古人用筆相傳之法  
後因見道上鬪蛇遂得其妙乃知顛素之各有  
所悟然後至於此耳  
留意於物往往成趣昔人有好草書夜夢則見  
蛟蛇糾結數年或晝日見之草書則工矣而所  
見亦可患與可之所見豈真蛇耶抑草書之精  
也予平生好與與可劇談大噱此語恨不令與  
可聳之令其捧腹絕倒也

跋草書後

僕醉後輒作草書十數行覺酒氣拂拂從十指  
間出也

記與君謨論書

作字要手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韻於靜中自



是一樂事然常患少暇豈於其所樂常不足耶  
 自蘇子美死遂覺筆法中絕近年蔡君謨獨步  
 當世往往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  
 言學書如湍急流用盡氣力不離舊處君謨頗  
 諾以謂能取譬今思此語已四十餘年竟如何  
 哉

跋秦少游書

少游近日草書便有東晉風味作詩增奇麗乃  
 知此人不可使閒遂兼百技矣技進而道不進  
 則不可少游乃技道兩進也

跋魯直為王晉卿小書爾雅

魯直以平等觀作欹側字以真實相出游戲法  
 以磊落人書細碎事可謂三反

跋王晉卿所藏蓮華經

凡世之所貴必貴其難真書難於飄揚草書難  
 於嚴重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



而有餘今君所藏抑又可珍卷之盈握沙界已  
周讀未終篇日力可廢乃知蝸牛之角可以戰  
蠻觸棘刺之端可以刻沐猴嗟嘆之餘聊題其  
末

題所書歸去來詞後

毛國鎮從子求書且曰當於林下展玩故書陶  
潛歸去來詞以遺之然國鎮豈林下人也哉譬  
如今之紈扇多畫寒林雪竹當世所難得者正  
使在廟堂之上尤可觀也矣

書張長史書法

世人見古德有見桃花悟者便爭頌桃花便將  
桃花作飯喫喫此飯五十年轉沒交涉正如張  
長史見擔夫與公主爭路而得此書之法欲學  
長史書日就擔夫求之豈可得哉

跋所贈曇秀詩

曇秀來惠州見東坡將去坡曰山中人見公還



必求土物何以與之秀曰鷺城清風鶴嶺明月  
人人送與只恐他無着處坡曰不如將幾紙字  
去每人與一紙但向道此是法言華書裏頭有  
災福

題所書寶月塔銘

予撰寶月塔銘使澄心堂紙鼠鬚筆李廷珪墨  
皆一代之選也舟師不遠萬里來求予銘予亦  
不孤其意

跋山谷草書

曇秀來海上見東坡出黔安居士草書一軸問  
此書如何坡云張融有言不恨臣無二王法恨  
二王無臣法吾於黔安亦云他日黔安當捧腹  
軒渠也

題自作字

東坡平時作字骨撐肉肉沒骨未嘗作此瘦妙  
也宋景文公自名其書鐵綫若東坡此帖信可



謂云爾已矣元符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游三州  
崑回舟中書

論沈遼米芾書

自君謨死後筆法衰絕沈遼少時本學其家傳  
師者晚乃諱之自云學子敬病其似傅師也故  
出私意新之遂不如尋常人近日米芾行書王  
鞏小草亦頗有高韻雖不逮古入然亦必有傳  
於世也

跋歐陽文忠公書

賀下不賀上此天下通語士人歷官一任得外  
無官謗中無所愧於心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  
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  
况於致仕而歸脫冠珮訪林泉顧平生一無可  
恨者其樂豈可勝言哉余出入文忠門最久故  
見其欲釋位歸田可謂切矣他人或苟以藉口  
公發於至情如饑者之念食也顧勢有未可者



耳觀與仲義書論可去之節三至欲以得罪病  
去君子之欲退其難如此可以爲進者之戒

書唐氏六家書後

永禪師書骨氣淡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  
疎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  
乃識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白者  
誤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宗書也云謹此代  
申此乃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

陽率更書妍紫拔羣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  
其書高祖嘆曰彼觀其書以爲魁梧奇偉人也  
書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爲人率更貌寒寢敏悟  
絕人今觀其書勁峻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  
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  
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  
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攷其實恐劉洎  
末年偏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若不然馬周



明其無此語太宗獨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  
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辨也張長史草  
書頽然天放畧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  
逸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  
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  
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官  
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書雄秀  
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

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  
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  
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  
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睚眦側媚  
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韓子所謂竊斧者  
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  
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  
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爲我畧評之而此其



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予何哉此又未可曉也元豐四年五月十一日眉山蘇軾書

題鳳翔東院王畫壁

嘉祐癸卯上元夜來觀王維摩詰筆時夜已闌殘燈耿然畫僧踽踽欲動恍然久之

書摩詰藍田燂雨圖

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詩曰藍谿白石出玉川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

翠濕人衣此摩詰之詩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補摩詰之遺

跋文與可墨竹

昔時與可墨竹見精練良紙輒憤筆揮灑不能自已坐客爭奪持去與可亦不甚惜後來見人設置筆研卽逡巡避去人就求索至終歲不可得或問其故與可曰吾乃者學道未至意有所不適而無所遣之故一發於墨竹是病也今吾



病良已可若何然以余觀之與可之病亦未得  
 為已也獨不容有不發乎余將伺其發而掩取  
 之彼方以為病而吾又利其病是吾亦病也熙  
 寧庚戌七月二十一日子瞻書通叔篆

題趙屺屏風與可竹

與可所至詩在口竹在手來京師不及歲請郡  
 還鄉而詩與竹皆西矣一日不見使人思之其  
 面目嚴冷可使靜險躁厚鄙薄今相去數千里  
 其詩可求其竹可乞其所以靜厚者不可致此  
 予所以見竹而嘆也

跋蒲傳正燕公山水

畫以人物為神花竹禽魚為妙宮室器用為巧  
 山水為勝而山水以清雄奇富變態無窮為難  
 燕公之筆渾然天成粲然日新已離畫工之度  
 數而得詩人之清麗也

跋文勛扇畫

子瞻

綠君亭



舊叢吳道子畫西方變相觀者如堵道子作佛  
圓光風落電轉一揮而成嘗疑其不然今觀安  
國作方界畧不杼思乃知傳者之不謬

跋趙雲子畫

趙雲子畫筆畧到而意已具工者不能然託于  
椎陋以戲侮來者此柳下惠之不恭東方朔之  
玩世滑稽之雄乎或曰雲子蓋度世者蜀人謂  
狂雲猶曰風雲耳

書畫壁易石

靈壁出石然多一面劉氏園中砌臺下有一株  
獨巉然反覆可觀作麋鹿宛頸狀東坡居士欲  
得之乃畫臨華閣壁作醜石風竹主人喜乃以  
遺予居士載歸陽羨元豐八年四月六日

跋畫苑

君厚畫苑處不充篋筭出不汗牛馬明窻淨几  
有坐卧之安高堂素壁無舒卷之勞而人物禽



魚之變態山川草木之奇姿粲然陳前亦好事者之一適也元祐二年二月八日平叔借觀子瞻書

跋宋漢傑畫

僕曩與宋復古遊見其畫瀟湘晚景爲作三詩其畧云徑遙趨後崦水會赴前溪復古云子亦善畫也耶今其猶子漢傑亦復有此學假之數年當不減復古元祐三年四月五日書

又跋漢傑畫山

唐人王摩詰李思訓之流畫山川峯麓自成變態雖蕭然有出塵之姿然頗以雲物間之作浮雲杳靄與孤鴻落照滅沒於江天之外舉世宗之而唐人之典刑盡矣近歲惟范寬稍存古法然微有俗氣漢傑此山不古不今稍出新意若爲之不已當作着色山也

又

子瞻

綠君亭



觀士人盡如闕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  
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  
看數尺許便卷漢傑真士人盡也

書墨

余蓄墨數百挺暇日輒出品試之終無黑者其  
間不過一二可人意以此知世間佳物自是難  
得茶欲其白墨欲其黑方求黑時嫌漆白方求  
白時嫌雪黑自是人不會事也

書呂行甫墨顛

呂希彥行甫相門子行義有過人者不幸短命  
死矣平生藏墨士大夫戲之爲墨顛功甫亦與  
之善出其所遺墨作此數字

書李公擇墨蔽

李公擇見墨輒奪相知間抄取殆遍近有人從  
渠許來云懸墨滿室此亦通人之一蔽也余嘗  
有詩云非人磨墨磨墨人此語殆可凄然云



書石昌言愛墨

石昌言蓄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當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可以爲好事者之戒

書沈存中石墨

陸士衡與士龍書云登銅雀臺得曹公所藏石墨數甕今分寄一螺大業拾遺記宮人以蛾綠畫眉亦石墨之類也近世無復此物沈存中帥鄜延以石燭烟作墨堅重而黑在松煙之上曹公所藏豈此物也耶

書懷民所遺墨

世人論墨多貴其  
取其光光而不黑固  
爲棄物若黑而不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  
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精乃爲佳也  
懷民遺僕二枚其陽云清煙煤法墨其陰云道  
卿旣黑而光殆如前所云者書以報之



書求墨

阮生云未知一生當着幾緡屐吾有佳墨七十丸而猶求取不已不近愚耶

書雪堂義墨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駙馬都尉王晉卿致墨二十六丸凡十餘品雜研之作數十字以觀其色之淡淺若果佳當擣合爲一品亦當爲佳墨予昔在黃州鄰近四五郡皆送酒予合置

一器中謂之雪堂義樽今又當爲雪堂義墨耶

記奪魯直墨

黃魯直學吾書輒以書名於時好事者爭以精紙妙墨求之常攜古錦囊滿中皆是物也一日見過揆之得承晏墨半挺魯直甚惜之曰羣兒賤家雞嗜野鶩遂奪之此墨是也元祐四年三月四日

書茶墨相反

子瞻

綠君亭



茶欲其白常患其黑墨則反是然墨磨隔宿則色暗茶碾過日則香減頗相似也茶以新為貴墨以古為佳又相反矣茶可於口墨可於目蔡君謨老病不能飲則烹而玩之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時磨而小啜之此又可以發來者之一笑也

記溫公論茶墨

司馬溫公嘗曰茶與墨政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予曰二物之質誠然然亦有同者公曰謂何予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妍醜黔皙之不同其德操韞藏實無以異公笑以為是

書鄭君棗絹紙

僕謫居黃州鄭元與君棗亦官于黃一日以此紙一軸求僕書云有故人孟陽酷好君書屬予



多爲求之仍出孟君書數紙其人亦善用筆落  
筆灑然雖僕何以加之鄭君言其意勤甚殆不  
可不許後數日適會中秋僕與客飲江亭醉甚  
乃作此數紙時元豐四年也明日視之乃絹也  
然古者本謂絹紙近世失之云

書布頭牋

川牋取布機餘經不受緯者治作之故名布頭  
牋此紙冠天下六合人亦作終不佳

書海苔紙

昔人以海苔爲紙今無復有今人以竹爲紙亦  
古所無有也付子過

書諸葛筆

宣州諸葛氏筆擅天下久矣縱其間不甚佳者  
終有家法如北苑茶內庫酒教坊樂雖敝精疲  
神欲強學之而草野氣終不可脫

記南兔毫



二  
余在北方食麀鬼極美及來兩浙江淮此物稀少宜其益珍每得食率少味及微腥有魚蝦氣聚其皮數十以易筆于都下皆云此南鬼不經霜雪毫漫不可用乃知此物本不產陂澤間也  
記都下熟毫

近日都下筆皆圓熟少鋒雖軟美易使然百字外力輒衰蓋製毫太熟使然也鬻筆者既利於易敗而多售買筆者亦利其易使惟諸葛氏獨

守舊法此亦可喜也

記古人繫筆

繫筆當用生毫筆成飯甑中蒸之熟一斗飯乃取出懸水甕上數月乃可用此古法也

記歐公論把筆

把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歐陽文忠公謂余當使指運而腕不知此語最妙方其運也左右前後却不免欹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



筆正柳誠懸之語良是

書諸葛散卓筆

散卓筆惟諸葛能之他人學者皆得其形似而無其法反不如常筆如人學杜甫詩得其麓俗而已

書杜君懿藏諸葛筆

杜叔元君懿善書學李建中法爲宣州通判善待諸葛氏如遇士人以故爲盡力常得其善筆

余應舉時君懿以二筆遺余終試筆不敗其後二十五年余來黃州君懿死久矣而見其子沂猶蓄其父在宣州所得筆也良健可用君懿膠筆法每一百枝用水銀粉一錢上皆以沸湯調研如稀糊乃以研墨膠筆永不蠹且潤軟不燥也非君懿善藏亦不能如此持久也

書吳說筆

筆若適士大夫意則工人不能用若便於工書



者則雖士大夫亦罕售矣屠龍不如履豨豈獨  
筆哉君謨所謂藝益工而人益困非虛語也吳  
政已亡其子說頗得家法

### 試吳說筆

前史謂徐浩書鋒藏畫中方出字外杜子美云  
書貴瘦硬方通神若用今時筆工虛鋒漲墨則  
人人皆作肥皮饅頭矣用吳說筆作此數字頗  
適人意

### 書鳳唼研

建州北苑鳳皇山山如飛鳳下舞之狀山下有  
石聲如銅鐵作硯至美如有膚筠然此始王德  
也疑其太滑然至益惡熈寧五年國子博士王  
頤始知以爲硯而求名於余余名之曰鳳唼且  
又戲銘其底云坐令龍尾羞牛後歎人甚病此  
言余嘗使人求硯于歙歙人云何不只使鳳唼  
石卒不得善硯乃知爲者物之累爭媚之所從



出也或曰石不知惡爭媚也余曰既不知惡  
媚則亦不知好美名矣

### 書硯

硯之發墨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二德難兼  
非獨硯也大字難結密小字常句促真書患不  
放草書患無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萬事  
無不然可一大笑也

### 書硯

贈段煥

硯之美止於滑而發墨其他皆餘事也然此兩  
者常相害滑者輒褪墨余作孔毅夫硯銘云澀  
不留筆滑不拒墨毅夫甚以爲名言

### 書許敬宗硯

都官郎中杜叔元君懿有古風字硯工與石皆  
出妙美相傳是許敬宗研初不甚信其後杭人  
有網得一銅匣於湘江中者有鑄成許敬宗字  
與硯適相宜有容兩足處無毫髮差乃知真敬



宗物也君懿嘗語余吾家無一物死當以此硯作潤筆求君志吾墓也君懿死其子沂歸硯請志而余不作墓志久矣辭之沂乃以硯求之於余友人孫莘老莘老笑曰敬宗在正堪斫以飼狗耳何以見硯爲余哀此硯之不幸一爲敬宗所辱四百餘年矣而垢穢不磨方敬宗爲奸時硯豈知之也哉以爲非其罪故乞之於孫莘老爲一洗之匣今在唐氏唐氏甚惜之求之不可得硯之美旣不在匣而上有敬宗姓名蓋不必蓄也

家藏雷琴

余家有琴其面皆作蛇腹紋其上池銘云開元十年造雅州靈開材其下池銘云雷家記八曰合不曉其八曰合爲何等語也其嶽不容指而絃不收此最琴之妙而雷琴獨然求其法不可得乃破其所藏雷琴求之琴聲出於兩池間其



背微隆若薤葉然聲欲出而隘裴回不去乃有餘韻此最不傳之妙

張子野戲琴妓

尚書郎張先子野杭州人善戲謔有風味見杭妓有彈琴者忽撫掌曰異哉此筆不見許時乃

爾黑瘦耶

戴安道不及阮千里

阮千里善彈琴人嘗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

長幼皆爲彈之神氣冲和不知何人所在內兄潘岳每命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戴安道亦善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之安道對使者破琴曰戴安不爲王門伶人余以謂安道之介不如千里之達

書李崑老碁

南嶽李崑老好睡衆人飽食下碁崑老輒就枕數局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李



二  
四三  
嵒老常用四脚碁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  
敵手今被陳搏爭先着時似有輸贏着了並無  
一物歐陽公夢中作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  
暗迷人百種花棋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  
思家殆是謂也

劉伯倫非達

劉伯倫常以鍾自隨曰死便埋我蘇子曰伯倫  
非達者也棺槨衣衾不害爲達苟爲不然死則

已矣何必更埋

淵明無絃琴

舊說淵明不知音蓄無絃琴以寄意曰但得絃  
中趣何勞絃上聲此妄也淵明自云和以七絃  
豈得不知音當是有琴而絃弊壞不復更張但  
撫弄以寄意如此爲得其真其自祭文出妙語  
於續息之餘豈死生之流乎但恨其猶以生爲  
寓以死爲真嗟夫先生豈真死獨非寓乎



書孟德傳後

子由書孟德事見寄余既聳而異之以為虎畏  
 不憚已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憚  
 者則斯言之有無終無所試之然曩余聳忠萬  
 雲安多虎有婦人晝日置二小兒沙上有浣衣  
 於水者虎自山上馳來婦人倉皇沉水避之二  
 小兒戲沙上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舐觸庶  
 幾其一憚而兒癡竟不知怪虎亦卒去意虎之  
 食人先被之以威而不憚之人或無所從施歟  
 有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俟其醒  
 也乃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踞其門以為猪狗類  
 也以致擊之即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  
 人非有以勝虎而氣已蓋之矣使人之不憚皆  
 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畏之無足  
 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由之說

書東臯子傳後

子瞻

綠君亭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  
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予胸中爲  
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閒居未  
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  
無在予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苦身無病而  
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  
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當蓄善藥有  
病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予無病  
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爲人何也予  
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爲  
之酣適蓋專以自爲也東臯子待詔門下省日  
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  
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  
旣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  
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畧計其所獲殆過  
於東臯子矣然東臯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



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臯子與仲長子光遊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爲墓志予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書柳子厚牛賦後

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爲甚客自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饑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哀鳴出涕旣至海南耕者與屠者

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數牛死者不復云幸而不死卽歸德於巫以巫爲醫以牛爲藥間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復治親戚皆爲却藥禁醫不得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沈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沈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贊使以



二  
四七  
曉喻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

書子由超然臺賦後

子由之文詞理精確有不及吾而體氣高妙吾所不及雖各欲以此自勉而天資所短終莫能脫至於此文則精確高妙殆兩得之尤爲可貴也

跋子由栖賢堂記後

子由作栖賢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石陰森草木膠葛僕當爲書之刻石堂上且欲與廬山結緣他日入山不爲生客也

自評文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書松醪賦後

予在資善堂與吳傳正爲世外之遊及將赴中山傳正贈予張遇易水供堂墨一丸而別紹聖元年閏四月十五日予赴英州過韋城而傳正之甥歐陽思仲在焉相與談傳正高風嘆息久之始予嘗作洞庭春色賦傳正獨愛重之求予親書其本近又作中山松醪賦不減前作獨恨傳正未見乃取李氏澄心堂紙杭州程奕鼠須筆傳正所贈易水供堂墨錄本以授思仲使面授傳正且祝溪藏之傳正平生學道既有得矣予亦竊葦其一二今將適嶺表恨不及一別故以此賦爲贈而致思於卒章可以超然想望而常相從也

書淵明歸去來序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予偶讀淵



明歸去來辭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  
 信而有證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  
 於瓶中見粟也耶馬后宮人見大練反以為異  
 物晉惠帝問饑民何不食肉糜細思之皆一理  
 也聊為好事者一笑

論六祖壇經

近讀六祖壇經指說法報化三身使人心開目  
 明然尚少一喻試以喻眼見是法身能見是報

身所見是化身何謂見是法身眼之見性非有  
 非無無眼之人不免見黑眼枯睛亡見性不滅  
 則是見性不緣眼有無無來無去無起無滅故  
 云見是法身何謂能見是報身見性雖存眼根  
 不具則不能見若能安養其根不為物障常使  
 光明洞徹見性乃全故云能見是報身何謂所  
 見是化身根性既全一彈指頃所見千萬縱橫  
 變化俱是妙用故云所見是法身此喻既立三



身愈明如此是否

二

季

跋

唐宋名集之最著者莫如八大家八大家  
之尤著者莫如蘇長公凡文集詩集全集  
選集不啻千百倍本而寓齋寓惠寓儋志  
林小品艾子禪喜之類又不啻千百倍本  
似可以無刻然其小碎尚多脫遺余已未  
春閉闌昆湖之曲凡遇本集所不載者輒  
書卷尾得若干則既簡題跋又得若干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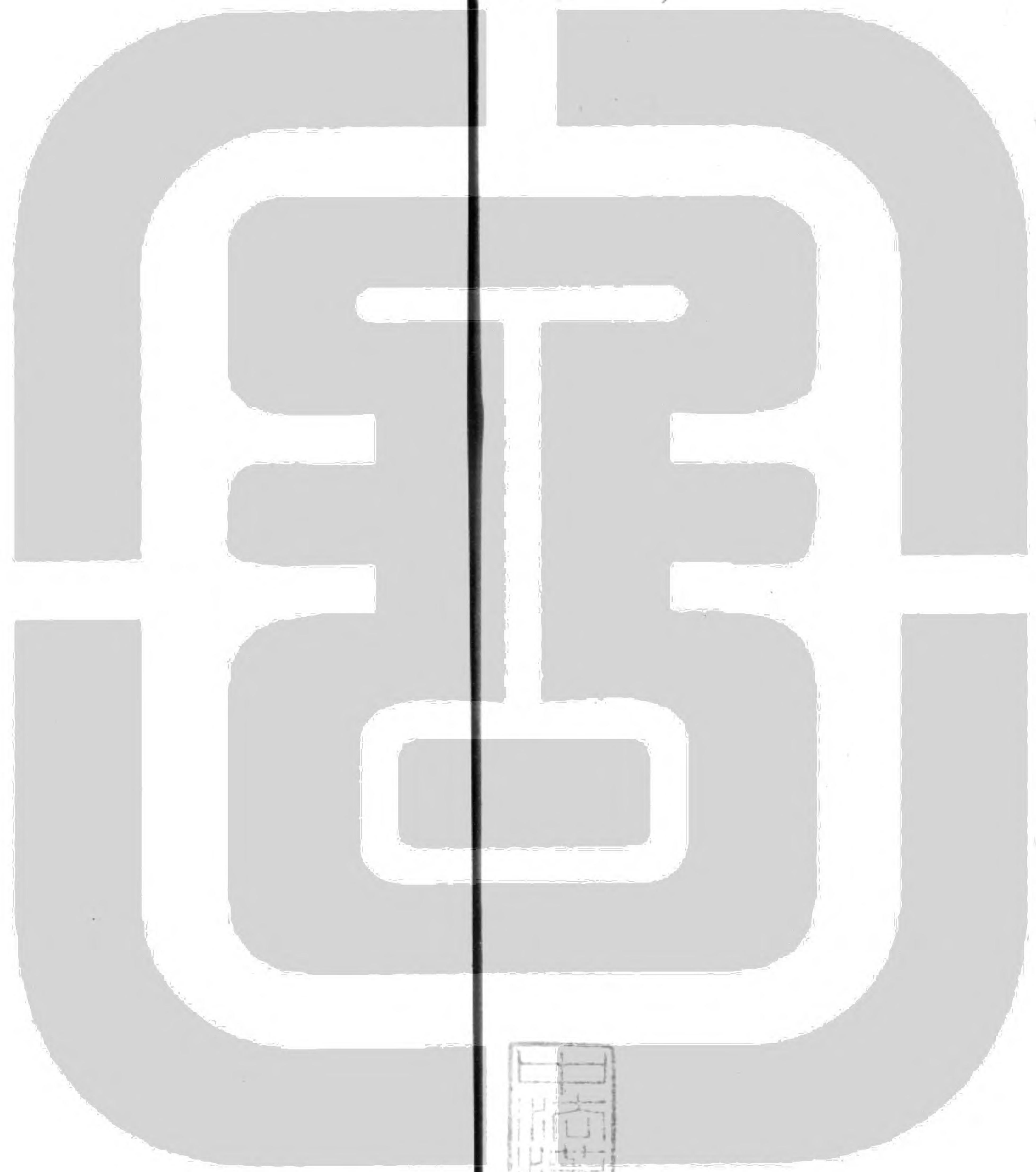
子瞻

綠君亭



聊存痂嗜見者勿訝為遠東白豕云湖南  
毛晉識

蘇子瞻





書